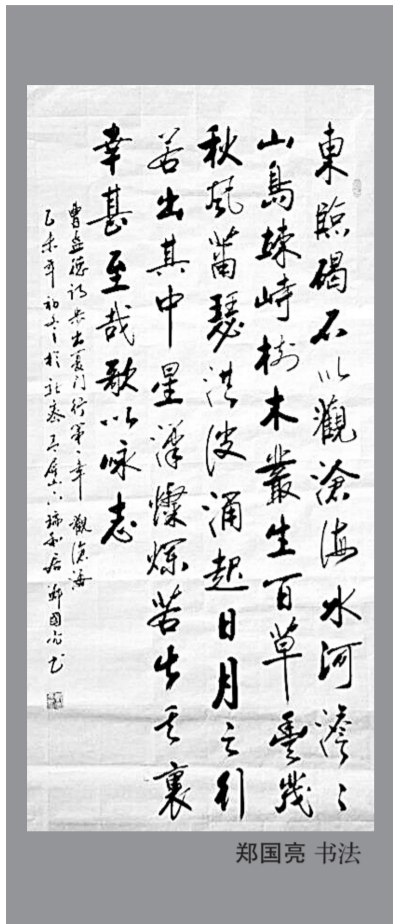


散文

洛邑览山说邙山

退玉克



郑国亮 书法

民俗

官打捉贼

连航

官打捉贼为四人玩的游戏，分为“夺官”和“打贼”两部分。
“夺官”的方式有很多。一种是投掷法，找一片空地，间隔5米左右画两条平行线，游戏者每人脱掉一只鞋，留一定的空隙竖立在其中一条线上，并规定自右至左竖立的鞋子依次代表贼、官、捉、打。
游戏者站在另一条直线上，一次一人用自己的另一只鞋投掷竖立的鞋，投中代表什么身份的鞋子就出演什么角色。
另一种方式全凭运气，游戏者先找四张小纸片，上边分别写上官、打、捉、贼四字，然后将纸片折叠起来，每人各选一张，打开纸条看后，大家互不相亮明身份，暂且等待。
选定身份后，“官”会摆出长官的架子发号施令“衙皂们，快把毛贼给我押上来！”此时“打手”会马上站到“官”身边待命，“捉”也就清楚了谁是“贼”，立即前去捕捉，“贼”更机敏，在“官”发令的时候早已拔腿逃跑。
“捉”抓获“贼”后，会将其押到“官”面前，“官”就会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大胆毛贼，竟然偷东西！听差的，给我打！”负责行刑的就是“打”，他会应和一声，然后把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当戒尺，拉过贼的手心或手腕开始打，边打边唱歌谣：
“打”唱道：“一五一十骑白马，问问清官打不打？”
“官”说：“打！”（若说“不打”游戏便至此结束）
得令后“打”接着行刑，并唱：“打人治，偷人敲，问问清官饶不饶？”
“官”回答：“不饶！”（如回答“饶”游戏便到此为止）
打手再打两下，问道：“一五一十过门瞧儿，问问清官打几歇儿？”
“官”根据心情及与“贼”的关系随意说出个数字（一般不超过十），打完本轮游戏结束。
在游戏过程中，如果“贼”的人缘不好或者与“官”的关系不好，甚至遇见“糊涂官”都会被重打，打哭的情况都常有。这样一来，孩子们早早地就会明白：饿死不能做贼，做贼就得挨打！

和璞追叹

王琳宝

梦溯长河错时空，荆山楚源觅旧踪。
下和新蛇救仙鹤，神人对弈仰高风。
木秀层峦灵气聚，玉隐陋岩温润生。
偏是樵夫作宝主，三献奇珍到王廷。
二
旷世璞玉历悲欢，下和泣泪血斑斑。
恨无慧眼识宝物，憾有斯足烟苍天。
匹夫遭刚不足惜，楚邦蒙羞何以堪。
世人闻之掩面笑，历武二王真脑瘫。
三
群雄争霸起狼烟，美玉辗转乱世间。
价值连城十五座，谎言欺世千百番。
完璧归赵才多时，玉玺属秦又几天？
若非珍宝命无常，销声匿迹为哪般？



雅哈垭口 rowater 摄影

随笔

谁等燕归来

程远河

去年重阳节前，檐下的三窝小燕都走了，燕窝空落，人眼迷茫。每周和儿子见面，他第一句话就是：“爸爸，燕子什么时候回来呢？”起初，我想回春春天到了会回来，但这实在是最正确的废话。我不敢断定燕归的确切日期，而这恰恰是儿子要的答案。
我嘟囔。几次后，儿子也不问了。做完作业，他双手支着下巴，看着外面的天空，我似乎能看到那时节燕子翻飞的身影在他眼中起落。
总有人批评我的怀旧，可这个十二岁的少年，怎么也不停地牵念燕子的归来呢？我对他的影响，不会这么快这么深刻吧？我很为儿子感动。孩子，始终有一颗向善向美的心，不让心生老茧，即使染尘了也能让它净化，该是多美好的人生呢！
我无法回答孩子的问题。多天后，同学剑挺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的班长雪燕要在当年的大学门口开一家花店。让我喊上本市的同学，去参加剪彩。
这个柔情万端的女孩子在湘西，当初她就有这样的打算，专门为那些恋爱中的同学服务。当时这仅仅是个梦。毕业二十年，她让梦成了现实。
我们几十个同学，站在她的花店门口，一把把剪刀一齐响起，眼泪在女同学的眼里翻飞。
二十年，这几十个同学就是几十种人生。有人穿金戴银，有人还村姑般质朴，还有人走向单身。仪式结束后，那些如我们二十年前有着青春面孔的校

柳树拴着的马儿，双腿一夹，再加一鞭，跃马出长城，纵横北塞。或者坐上那直下扬州的大船，弃船登岸后高歌长啸，让我的狂野惊醒江南阁楼里一个长眼瞋的春梦。少时檐下长长的冰凌，背着割草翻山的刑笄，伴我二十年的小溪，都是我生命的组成。
我在想，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以完全破坏传统美好为代价，那我从心底把它拒绝，哪怕你说我像明清之际的遗民。城市化农民上楼，见到了超市，见不到绿野，在精神上让他们割裂，你让他们幸福只能是骗他们。你可以百倍愉快地奔向最新潮的生活，我也偶尔进一下麦当劳或肯德基，但我吃着它们总难以找到母亲给我烙的葱油馍的感觉。我在嘴里不停地嚼动母亲的饭菜，实在舍不得咽下。而我的留恋，总是被你们批为守旧，但我坚持。
心有些地方，穷富都不慌。人和国家都如此。希望老去的只是个别的人心，麻木的却永远是时代。走向现代，不敢忘却生活里那曾经的美好，怀念并继承民族记忆里珍贵的东西。这是我的呼唤。
我也希望，文章开头的那个燕归来兄弟，能在民族的苍茫风雨中归来，归来。
我檐下的风铃已经响起。
谁等燕归来？让人感怀的不仅是燕归的日期，还有那些痴痴等待的人。我希望，回答的是不停的声音，我，我，我……

成语·郑州

矮人看场

李济通

矮人看场，出自明代海盐（在今浙江嘉兴市东南）人胡震亨所著《唐音癸签·卷六·评江二》一书。原文为：“今人只见鲁直（即宋代诗人黄庭坚）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场耳。”可以说，这个成语的产生，与唐代大诗人杜甫密不可分，而杜甫所写一组夔州诗则是直接诱因。说来让人难以理解。
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巴蜀，乘舟前往荆楚之地时，因天气原因，曾滞留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多日。并写出不少与之有关的诗篇。如《移居夔州郭》《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等。当时，由于大雨连绵，船不能行，只好留住江边的后西阁。面对风雨中的西阁美景，诗人感慨万端，诗兴大发，先后写出了《宿江边阁》《夜宿西阁》《西阁口号》《西阁雨望》《不寐西阁二首》《阁夜》《西阁夜》等诗十余首。此前，除了与友人的酬和之作外，诗人专注一个地方，并在多个方面为之讴歌、赞颂的现象，殊不多见。尽管此时，杜甫归心似箭，“懒心似江水，日夜向沧洲”（《西阁》），“滟滪无险阻，万虑傍樵樵”（《西阁雨望》），心情异常郁闷，但对夔州的眷恋痴迷仍溢于言表，见诸笔端。然而，诗人这组心系夔州的呕心沥血之作，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甚至被后人所误解。
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为了提倡文艺作品“无一字无来处”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曾以杜甫夔州诗为例，加之赞扬，但很快又被他人所否定。如南宋理学家朱熹就说：“人多说杜子美（杜甫字）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却说的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便都说好，如矮人见场耳。”意思是说，人们都说杜甫的夔州诗写得好，这个并不准确。把夔州描写得那样郑重复杂，不如他之前写的一首诗。只是因为黄庭坚肯定了夔州诗，大家就都说这些诗好。就像小个子广场看戏，尽管看不到戏，还是要随声附和罢了。显然，朱熹的这个言论是片面、有失公允的。
矮人看场，也作矮人观场。原意为矮小的人在人群中看戏，看不到戏，只能装装样子，随声附和。现在多用来比喻那些不了解实情，却偏要起哄、人云亦云的人。为贬义成语。

新书架

《燃灯者》

杜彦

《燃灯者》展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高迈的风骨、超拔的心性，虽已为俗世所遗忘，权贵所鄙薄，却在问道、求善者心中长存。
书首版于2005年，新版增补八万余字内容。书中讲述了一段朴实动人的师生情，再现了一代大师的风骨与情怀。厚重如山，空灵如诗——两代学人精神相续的心灵史、思想启蒙史。
作者赵越胜以心修身，以心观世，下笔谨慎，思力深沉。他笔下的周辅成先生，亲切、简明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布衣中的贵族、凡人里的大师。周先生的智慧、寂寞、笃定，连同他与时代肝胆相照时的呐喊，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寒夜里的暖意。赵越胜为燃灯者立传，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也为这个价值与情操缺失的世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连载



能以油画写实的笔触画出水墨画的意境，这位作者水平相当精湛。但问题是……药来老爷子，您得多自恋才会在卧室摆这么大的自己的油画啊？
药不是道：“你不知道，我爷爷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吃喝嫖赌无一不精，连鸡片都碰过。年纪大了，性子有所收敛，可骨子里还

旁边忽然传来脚步声，我扭头一看，居然是方震。方震从大路的另外一侧走过来，对我们两个视若无睹，到了门前，掏出两个钥匙，搁到地上，然后退到墙边的阴影里。
看来药不是不方便露面，就通过方震把门钥匙送过来了。我正要打招呼，方震一抬手：“我只是路过，没见过你们，也没进过屋子。”然后看看手表：“你们有三十分钟。”
方震职务所限，也只能帮忙到这儿了。事不宜迟，我们从地上捡起钥匙，打开防盗门，踏进了院子。院子里黑乎乎的，能勉强看清窗下有个鱼池，池中还有一座嶙峋假山，可惜池子干涸了很久。三两株松树矗立在黑暗之中，没修剪过的枝丫伸展开来，宛若鬼魅。
宅子里有电，但为了防止有人发现，我们没敢开灯，各自掏出一个手电筒，轻手轻脚摸进了玄关。玄关一段有点狭窄，手电筒乱晃，无法触及全局，只能看清顶上的吊顶和两侧的假墙——说实话，这么走进来，真有点闯入地宫

盗墓的感觉。
过了玄关，是一个小厅，视野陡然开阔。我们的眼睛稍微适应了一下黑暗，能勉强看清里面布局。
这里布置很简单，整体装修风格以中式为主，红木家具，雕花墙壁，竹屏风，圆绣墩，还有一个大实木书架。药来死后，这些布置一直都没动过，保留在原地。
药不是对屋子结构轻车熟路，带着我穿过小厅，直奔着二楼去。通向二楼的是个螺旋形的木楼梯，一踩上去，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真有点夜探鬼屋的感觉。
到了二楼，走廊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药不是刚才看的窗户，大概是他以前住过的房间，另外一个方向的走廊尽头，是一扇大门，实木质地，两扇对分，比寻常门要宽上一圈，上面似乎敷设了一层隔音垫，但给装饰成了两团凸起的莲花纹饰，很是精致。
药不是告诉我，他爷爷药来喜欢敞亮的地方，所以连门都做得比别人大一号，看着透气舒坦。我们走到门前，我捏住门上

那个黄澄澄的黄铜圆头把手，轻轻一拧，“咔嚓”一声，门开了。
一股微微的霉味先飘出来，恐怕很久不曾通风了。我迈步走进去，手电往前一晃，“哎呀”一声，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只见在黑暗中，药来正悬在半空，一身宝蓝唐装，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可没料到会出现超自然的灵异事件，这又不是凶宅！
这时药不是从身后按住我肩膀，不耐烦地说道：“你看仔细，这世上哪里有什么鬼。”
“可是，那不是你爷爷……”我惊魂未定。
药不是把手电调到最亮，往那边一晃。我这才发现，原来不是什么药来还魂，而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幅人物半身像挂在正对着门的墙上：药来身穿唐装，面带微笑坐在一尊孔雀双狮绣墩上，手持一个青花高足杯，正细嚼慢咽。身前一张紫檀卷书木案，案上放着一件天青釉的马蹄形水盂，旁边树上挂着一个鲮鱼黄海海花并纹的蝈蝈罐。背景是茅屋一座，远处深壑古树，高云野鹤——看起来俨然一位山林隐者。

是那样的人。请人画画这事，也只有他能干得出来。”他把手电对准画像上药来的脸，端详良久，不肯挪动脚步。画中的爷爷和现实里的孙子，就这么彼此凝望着。
屋子里忽然安静下来，我没有催促，我能够体会他的心情。
“给他这幅油画的作者，是我的朋友。当时我在国外，没办法回来，就请朋友定制了这么一件礼物，算是给爷爷的寿诞贺礼。当时全家人都反对，觉得这么弄不吉利，只有我爷爷乐得不行，特意打电话夸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说起来，这画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他后面的话没说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画还在，画中人却已经不在了。
“不好意思，耽误时间了。”药不是放下身段，搓了搓脸，迅速恢复成平常语调，“找东西吧。”
这间卧室很大，得有三十多平方米，外面还有一个独立的露台。我们两支手电在里面晃了一圈，里外找了几圈，搜得不少，可唯独没有那个“三顾茅庐”人物故事青花罐。这罐子高度将近三十

厘米，腹部周长也有二十多厘米，这么大的东西，不可能漏眼。
“没有。”
“没有。”
我们两个又各自检查了一遍，沮丧地互相报告。我说：“会不会是你家里人把这个人物罐拿走了？”
药不是拿手电一扫，很是疑惑：“不应该呀……我爷爷这里好东西很多，都摆在这儿呢。”
我刚才也注意到了，这卧室里跟个瓷器宝库似的，窗台上、床边、阳台口、书架上，到处都摆着瓷器，架子上是定窑的刻花盆，旁边是青花龙凤纹洗，台前一尊缠枝莲花球瓶，一张云钩插角的明代木桌上搁着黄地绿彩云龙碗和缠枝牡丹釉蝈蝈罐，墙角还放着穿花三足双耳炉——有碗有盘，有炉有杯，种类繁多。
我对瓷器了解不深，这些东西的门道说不上来，但作为一个玩古董的人，天然有一种直觉，这里的东西个个都有来历。它们大概是药来生前最喜爱的收藏，所以搁在卧室里，可以随时玩赏。若是家人收拾遗物，不该只动这

一件。若是遭贼，更不可能放着那些茶盏盘瓶不拿，去偷一个大罐子。
药不是道：“看来我得去向家里人，到底这罐子去哪儿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们刚要离开，忽然听到楼下一阵动响，都是一惊。药不是走到窗边，探身出去看，然后缩了回来：“有点麻烦，来的是我们药家的人，应该是我二伯药有光和堂哥，不知为何他们忽然跑来这儿了。”
我想起来了，这两位那天宴会都去了，不过一声没吭。
“糟糕，咱们进来的时候，门锁没吧？”我一拍大腿。
我们倒不怕被人当成贼，但这么一照面，药不是和我联手的事，就彻底暴露了。药不是却做了一个安心的手势，表示不必担心。我们从二楼阳台往外偷望，看到他二伯和堂哥站在防盗门前，却没有惊呼有贼，而是哗啦啦地掏出钥匙，打开门走进来。
看来方震在我们进去之后，把门给重新带上了。这家伙心思缜密，不动声色之间就把漏洞给补上了。